

《妖火》续集

真菌之毁灭

卫斯理 著

珍藏版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

《妖火》续集

真菌之毁灭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菌之毁灭:《妖火》续集/卫斯理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9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 第一辑)

ISBN 978-7-80678-873-8

I. 真...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5929 号

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
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图字: 09-2008-040 号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

真菌之毁灭:《妖火》续集

卫斯理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装帧设计 袁银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88,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73-8/I · 163

定价: 1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560609

· · · 几句话

写了四十多年小说，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早、中、晚。此次出版的一批，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所以风评不一。本人并无偏爱，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颇有好评，大抵是由于在早、中期作品之中，主要人物精力充沛，活力无穷，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

四十余年来，新旧读友不绝，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不亦快哉！

史 量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

· · · · 序言

校删订正完《妖火》的续集之后，相当感慨，在不少处，加了按注，说明当时属于幻想中的情形，已成了目前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通的现象。

冬虫夏草，真菌繁殖的设想，是第一篇科幻小说的题材，因此自己一直十分喜爱这个设想，读者诸君如有兴趣，不妨弄一支“虫草”来仔细观察一下——模样殊不可爱，但确然能引起人的幻想力的。

卫斯理（倪匡）

• • • 目录

• • • 第十二部	毁灭全世界的力量 • • • • •	1
• • • 第十三部	同归于尽的计划 • • • • •	23
• • • 第十四部	逃亡 • • • • •	47
• • • 第十五部	双重性格人 • • • • •	69
• • • 第十六部	荒郊异事 • • • • •	91
• • • 第十七部	地窖中别有乾坤 • • • • •	113
• • • 第十八部	海底总部大混乱 • • • • •	133
• • • 第十九部	医学史上的罕例 • • • • •	149
• • • 第二十部	真菌之毁灭力 • • • • •	173



•

•

•

第十二部

毁灭全世界的力量



来到了门口，我才停了一停，道：“我可能要回去，你有什么话，要和你父亲、姐姐说的？”

张小龙的身子，又震了一震，这才抬起头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真想趁这机会，不顾一切，将我的身份，我心中所想的，全都和他一股脑儿讲个清楚。

但是，我知道这样做了之后，反而会对我、对张小龙不利。

所以，我竭力使我的声音显得冷酷，道：“他们怎样，那要靠你来决定了。”我的话中，微有威胁之意，那当然不是我的真心，而是为了满足偷窥者而已。

张小龙自我进来之后，一直呆在那张椅子上不动，可是，我那句话才一出口，他突然之间，站了起来，抓起一只杯子，向我掷了过来。

我身子一闪，那只杯子，“乒”的一声响，在墙壁上撞得粉碎。

他戳指向我大骂，道：“出去，滚出去，你们这群老鼠，不是人，是老鼠！”

他骂到这里，面色发青，口唇发白，显见他的心中，怒到了极点，在喘了几口气之后，又“砰”地一拳，击在桌上，道：“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将你们，都变成真正的老鼠！”

他目射怒火地望着我。我问心无愧，自然不会感到难堪，只是迅速地退了出去。当我来到了实验室的门口之时，那门自动打了开来。



我退出到门外，门自动地关上，我听得汉克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道：“你的工作做得不好。”

我耸了耸肩，道：“你不能要求一天造罗马的。”

汉克的面色，十分冷峻，道：“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召见你。”

我心中一凛，道：“是最高领袖？”

汉克一声冷笑，道：“你别梦想见到最高首领了，他是不会见你的，要见你的，是他四个私人秘书之一，地位也够高的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道：“地位在你之上？”

这一问，实是令汉克感到了十二万分的狼狈。如果他不是高傲成性的人，他可以十分简单地回答：“是的，他地位在我之上。”

可是，汉克的地位不高，却又偏偏不愿意有人的地位比他高，他高傲的性格，使他不肯承认地位比人低这一事实。

但是，他又不敢胡说，因为在这里说错了一句话的后果，连我都可以料想得到的，汉克当然不会不明白的。他面色呆了片刻，才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我知道我这一问，更可以刺激他向高位爬上去的野心，这是我下的伏笔，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但也有可能，起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心中暗暗高兴，跟着汉克，走进了电梯。

没有多久，我们又站在一扇钢门之前，门内响起了一个十分娇柔的声音，道：“进来。”

汉克推门进去，只见近门处，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后



面，坐着的一位小姐，竟是美丽的日本姑娘，她向我们笑了一笑，道：“甘木先生在等你们。”

汉克板着脸，像是要维持他的尊严一样。

我们又进了另一扇门，那是一个很大的会客室，在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一张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人。那人的脸面，我看不清楚，但是我却看到他在阅读一份《朝日新闻》。

我向那份《朝日新闻》的日子，看了一眼，心中不禁暗暗吃惊，因为这日子，和我日历表上的日子吻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海底，却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当天的报纸！

我们进了会客室，那人放下了报纸，向我们做了一个官样文章似的微笑。

我向那人望了一眼，心中又不禁吃惊。

那是一个日本人。而且，他的装束、神情，都显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军人）。同时，从他的神情中，我还可以肯定，他过去在日本军队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我甚至感到十分面熟，像是曾看到过他的照片一样。

他向汉克摇了摇手，汉克连忙躬身退了出去。

然后，他用英语向我道：“请坐。”

我坐了下来，道：“你祖国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他似笑非笑地道：“没有什么，无聊的政客，发表着无聊的演说，没有人检讨失败的原因，天皇成了平民！”

我倒未曾想到，一句话会引起他那么多的牢骚，他一定是属于不甘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那种最顽固的军



人了。

他顿了一顿，道：“我叫甘木。”

我立即道：“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你真正的名字。”

甘木吃了一惊，神态也不像刚才那么倨傲了，他身子向前俯了一俯，道：“你认识我么？”

我其实并不认识他，而且，我感到他脸熟，也只是因为他面上的那种典型的日本军人的神情而已。

但是我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你的时候，你正统率着几万人的大军。”

我的这句话，实在说得滑头之极。因为我既然肯定他在军队中的地位颇高，当然可能统率过几万人的。他听了之后，将身子靠在沙发背上，道：“那时，你是干什么的？”

我笑了一笑，道：“游击队。”

在日寇占领下的任何地方，都有游击队的，我讲的仍是滑头话。

甘木道：“马来亚森林中的滋味不好尝啊，是不是？”这是他自己透露出来的了。我知道他曾在马来亚服过役了。如果我能出去的话，要侦知他的身份，那是十分方便的一件事。我只要查阅日本马来亚派遣军的将官名单，对照他的相片，便可以知道他是谁了。

当时，我只是笑了一笑，而在那时，门开处，又有一个日本人走了进来。

我向那人一看，心中才真正感到了吃惊。

因为那个日本人，我是绝对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来的！当



然，此际我仍不便写出他的名字来。

但是，那日本人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新闻人物，他过去是一个政客，曾经在中国活动，而最近，他的“失踪”，曾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列为重要的新闻，有的消息甚至说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死了，却想不到他会在这里出现！

（一九八六年加按：这个日本人神秘失踪，直至今日仍然是谜。）

他走了进来之后，向甘木点了点头，在我的斜对面，坐了下来。

甘木又欠了欠身子，道：“卫先生，当你见到他的时候……”甘木伸手向那后进来的人指了指，续道：“你应该知道，你要离开这里的可能性，已经是很少的了！”

我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我知道得太多了。”他们两人，满意地笑了笑。

甘木一伸手，接连接了几个按钮，嵌在墙上的三台电视机，同时发出了闪光，不一会，三台电视机的荧光屏上，出现了不同角度摄取的同一间房间的情形。我望了过去，那正是张小龙的房间。

张小龙正在焦急地踱来踱去，面上现出十分愤怒的神色。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甘木和那著名的日本人，一起向那三台电视机看了一会，又将电视机关掉。

甘木道：“卫先生，你的工作做得不好。”

我立即道：“我没有法子做得好，你们不肯给我了解张小龙的机会，而且，我还根本不知道，你们要我劝服张小龙，是



要张小龙为你们做些什么。”

甘木冷冷地道：“那你不需要知道。”

我道：“那就怪不得我了，你们又要瞒住我，又要我工作做得好，那怎么有可能？”

甘木面色一沉，道：“我要提醒你，这里的一切，全是最严格的军事行动来控制的。你既然到了这里，也必须服从这里的一切，不能完成指派给你的工作，你会有什么结果，你自己应该知道的，是不是？”

老实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当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他们才好。

我曾经和国际知名的盗匪、庞大的贼党，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如今我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掌握着尖端科学的野心集团。它的成员，绝不是盗匪，如果撇开他们的野心不说，这些人，可能都是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组织家和间谍。

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自己一个人实在是无能为力！

呆了半晌，我才道：“那算什么，我不已经是你们间的一分子了么？”

甘木笑了笑，道：“有时候，幸运的到来，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你能够完成交给你的任务的话，你就可以负一个相当重大的责任。”

甘木道：“以你过去的纪录来看，我们可以向最高当局，保荐你为远东警察力量的首长。”

我听了之后，不禁啼笑皆非，便带着讥讽道：“世界政权，



已经得到了么？”

甘木冷冷地道：“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是一群狂人，但是当狂人具有了发狂的条件之际，那就是一件可怕之极的事情。甘木又道：“我获得批准，让你看一些东西。”

甘木伸手按了几个按钮，正中那台电视机的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丛林，我根本认不出那是什么地方来，不一会，我便看到，在那丛林之中，有着一排一排的许多火箭。

在那些火箭上，都有着一个奇特的标志，却不同于美国或苏联火箭上的标志。甘木道：“这是我们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我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出乎意料，甘木竟立即回答我道：“巴西。但是发命令的地方，却在这里。这些是定向火箭，定向火箭的飞行方向，是根据地球磁角方向，永恒不变的。这些火箭，有的指向华盛顿，有的指向莫斯科，一声令下，几分钟内，所有的大城市，便化为灰烬了。”

我不知道甘木所说的是不是有夸大之处，但是我却记起了一件事，若干年前，有两个十分优秀的火箭弹道学家，一个被人谋杀，一个神秘失踪，这件事并没有弄清楚。

而那两个科学家，他们曾经提出过，以地球固定的磁角方向，来制造专门对付某一地点的火箭，一旦发生战事，只要照地名来按按钮，火箭便飞向永恒不变的方向。

我不知道在地面上，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已有了这样的火



箭。但我知道，甘木的话，至少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我默然不出声，甘木面有得意之色。

不一会，电视画面上，又起了变化，林立的火箭消失了，我看到了一块平地，像是一个飞机场，而在那块平地之上，则停着许多圆形的东西。那些东西，因为我是在电视机上看到的，而附近又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大小。

只是它们的形状，十分像是世上所盛传的飞碟。

我怔了一怔，道：“飞碟？”

甘木突然怪声大笑起来，道：“卫先生，至少你比任何地面上的人都先进，你明白了他们一直吵嚷着的所不明白的事情。”

我吸了一口气，道：“甘木先生，你的意思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地所出现的飞碟，全是……”我才讲到此处，甘木又狂笑起来，接下去道：“不错，全是我们的杰作。”

我心中的吃惊，又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来历不明，去向不明的“飞碟”，曾经使得几个大国的国防部伤透脑筋，这是人人皆知的新闻。

可是“飞碟”之为物，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却一直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如果我侥幸能够离开海底，回到地面去的话，那么，这世上，怕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出飞碟的来龙去脉了。

（一九八六年加按：这自然是对飞碟的假设，但二十多年



前，飞碟是谜，现在仍然是谜，人类进步，有些地方，也慢得可以。）

我又愣了半晌，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甘木将背部舒服地倚在沙发背上，道：“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飞机。但是它的性能，是地面上的飞机设计师所不敢梦想的。”

甘木讲到此处，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续道：“例如，不久之前，美国人有了 U—15 型的飞机，可以飞到脱离地心吸力的高度。但是我们的飞碟，早在七八年前，便已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我专注地看电视画面，只见一只一只的飞碟，密密层层，一个眼花，像是一大匾蚕卵一样，不计其数。我心中奇怪，虽然甘木表示看不起地面上的国家，但是，在地面上要辟出那么大的一个停驻飞碟之所，而不为各国所侦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指了指，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甘木“哈哈”笑道：“那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世界上任何地图——除了我们的——都没有这个岛。”

我不服气道：“难道不会被人发现么？”

甘木道：“巧妙的伪装，使得地面上落后的科学，难以发现。”

我不再说什么，甘木“啪”的一声，关掉了电视机，道：“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些世所未有的武器，也该使你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道征服世界了？”